

(英) 史蒂芬·哈特 著 王虹 译  
Stephen M. Hart



# 马尔克斯评传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漓江出版社

是谁创造了马孔多？

真实是文学，文学即魔幻，魔幻亦真实。

(英) 史蒂芬·哈特 著 王虹 译  
Stephen M.Hart

# 马尔克斯评传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漓江出版社  
桂林

Márquez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by Stephen M. Hart was first published by Reaktion Books in the Critical Lives Series, London, UK, 2010

Copyright © Stephen M. Hart 2010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2014 Lijiang Publishing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13-266 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尔克斯评传/(英)史蒂芬·哈特著;王虹译.一桂林:漓江出版社,2014.5  
(人文名家评传)

书名原文: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ISBN 978-7-5407-6975-8

I. ①马… II. ①哈… ②王… III. ①马尔克斯,G. G. (1927~2014)-评传

IV. ①K837.63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71822号

出版统筹:吴晓妮

责任编辑:叶子

装帧设计:李星星

出版人:郑纳新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087201-833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山东省德州市经济开发区晶华大道2306号 邮政编码:253000)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8 字数:150千字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29.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4-2671218)

## 目录 *Contents*

1	第一章 “他再也不能下棋了”
26	第二章 “一分灵感，九分汗水”
50	第三章 “没什么区别”
75	第四章 “连我都会无法跟自己相处”
101	第五章 “他领诺贝尔奖为什么要穿得像个厨子？”

## 第一章

### “他再也不能下棋了”<sup>1</sup>

1927年3月6日上午<sup>2</sup>9点钟<sup>3</sup>,加夫列尔·埃利西奥·加西亚和路易莎·桑蒂阿加·马尔克斯·伊瓜兰的儿子加夫列尔·何塞·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José García Márquez)伴随着一场暴雨,降生在哥伦比亚的一个小镇阿拉卡塔卡。这个地名由两个美洲印第安语的单词组成:*ara*(河流)和*cataca*(主要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父亲和母亲是一年前(1926年6月11日)<sup>4</sup>结婚的,当时女方的父母并未同意这门婚事。新生婴儿体重九磅五盎司,出生的时候脐带绕颈,据说这就是他长大之后患幽闭恐惧症的缘由。<sup>5</sup>怕这孩子今后还会有更多的意外,家人在他身上抹了朗姆酒,还用受洗水保佑他。加西亚·马尔克斯在青少年时期的昵称是小加博。小加博还是个婴儿,就被送到外祖父尼古拉斯·马尔克斯·梅西亚上校和外祖母特兰吉利娜·伊瓜兰·科特斯家里生活,而他的父母因为经济拮据,到海边小镇里奥哈查谋生去了。加夫列尔·埃利西奥和路易莎·桑蒂阿加后来又生



小加博一周岁生日照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母亲路易莎·桑蒂阿加·马尔克斯·伊瓜兰(1905—2002),摄于婚前

了十个孩子<sup>6</sup>,不过他们让小加博留在外公家,因为他在那儿过得最开心。后来,小加博三岁半的时候,老三玛格丽塔(绰号玛戈特)也来到外公家,跟小加博一起生活。<sup>7</sup>1930年7月27日,阿拉卡特卡的安加里塔神父在当地的教堂,为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施洗。<sup>8</sup>一年前,安加里塔神父写信抗议1928年12月香蕉

大屠杀事件<sup>①</sup>期间军队在阿拉卡塔卡的所作所为，信件在议会宣读了，他也成了当地名人。<sup>9</sup>

外公外婆家的宅院常闹鬼，有很多故事，对童年时期的马尔克斯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在普利尼奥·阿普莱约的一次访谈中，马尔克斯清楚地证实了这一点：



加博的父母加夫列尔·埃利西奥和路易莎·桑蒂阿加，1926年6月11日婚礼当天摄于圣玛尔塔

---

① 详见本书第四章。译者注。



我心中挥之不去、栩栩如生的记忆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我在阿拉卡塔卡与外公外婆一起生活的那间老房子。直到现在，老房子依然让我魂牵梦绕。更有甚者，我每天醒来都有一种或真或假的感觉，觉得我正在那间大大的老房子里。不是梦见我回去了，而是我就在那儿，不知多大年纪，不知什么缘由——好像我从来没有离开过。<sup>10</sup>

外公家的宅院将会成为马尔克斯作品中不断出现的主题。他第一次尝试写小说，作品就是《大屋》(*La casa*)。在他四十出头的时候，另一部小说《百年孤独》(1967)让他声名鹊起，《大屋》的初稿正是《百年孤独》的雏形。加博睡在大屋里一张吊床上，而跟真人一样大的家族圣像旁边则彻夜点着蜡烛。圣像让加博心生恐惧，因为他总是觉得他们在看着他。<sup>11</sup>更可怕的是，多年前，外婆特兰吉利娜的姐姐佩特拉·科特斯在大屋的一间卧室里过世，外婆说大屋里有姨婆的鬼魂。特兰吉利娜、弗郎西斯卡(尼古拉斯的表妹)和维内弗里达(尼古拉斯的姐姐)经常坐在秋海棠环绕的阳台上，谈论巫婆、鬼魅和“哭泣的女人”(*la llorona*)；在阳台上玩玩具汽车的加博，听着她们谈鬼说怪，于是也能在大屋里“听到”鬼魅出没。弗郎西斯卡经常对小加博说，如果他淘气，就把他带到“死人屋”去。<sup>12</sup>一个叫安东尼奥·莫拉的委内瑞拉人在那间屋子里上吊死了，很多年以后，还能听见他的鬼魂在屋子里咳嗽。马尔克斯记得他小时候进去过一次，去找一只兔子(也许就是那



阿拉卡塔卡外公家佣人住的地方

只他小时候画过的兔子<sup>13</sup>),他跑进厕所,就在那儿见到了鬼魂坐在马桶上。他知道坐在那儿的就是鬼魂,因为他看见“漂亮的黑人牙齿”<sup>14</sup>。时至今日,马尔克斯依然噩梦不断,而且一直开着灯睡觉;他说这些梦都能追溯到他在阿拉卡塔卡外公家度过的童年。<sup>15</sup>

外公家院子里有一棵高大的栗子树,这棵树在《百年孤独》里是一个重要的背景:小说中的人物何·阿·布恩迪亚就是被绑在栗子树上的。还有番石榴树:特兰吉利娜摘下番石榴制成糖果,卖给邻居;这番石榴香味儿让马尔克斯想起童年,想起加勒比地区。这也是为什么他最要好的朋友普利尼奥·阿普莱约以《番石榴飘香》(*El olor de la guayaba*)为书名,将自己采访马尔克斯的内

容结集出版。1987年哥伦比亚批评家J. G. 科博·博尔达曾经去阿拉卡塔卡看过,昔日的宅院只剩下散落在地板上的一堆镀锡铁皮,中间还有一只丢弃的旧鞋子,一只旅行箱,和一把孤零零的椅子。当时,当地管理人员玛利亚·梅希亚·布罗切洛告诉他,已经有计划“很快”就把老房子变成一个博物馆,不过科博·博尔达很清楚,在加勒比地区“很快”是有弹性的,可以是一年,也可以是一个世纪。<sup>16</sup>而2009年2月份,我去阿拉卡塔卡看过,老房子已经按照原来的样子重建了。

马尔克斯认可的官方传记作者杰拉德·马丁生动刻画了特兰吉利娜:

特兰吉利娜总是穿着丧服或者“半丧服”,激动的情绪似乎一触即发。她哼着歌儿,从早到晚轻飘飘地在房子里四处走动,尽量显得从容不迫,心平气和,但是随时不忘保护孩子们,让他们远离随时随地可能遇到的危险:备受煎熬的魂灵(“赶紧吧,让孩子们睡觉去”),黑蝴蝶(“把孩子们藏起来,有人要死了”),丧礼(“把孩子们都叫起来,不然他们也要死的”)。<sup>17</sup>

阿拉卡塔卡的宅院里有一个庭院花园,为了孩子们的身体健康,特兰吉利娜在花园里种上玫瑰花,然后做成玫瑰水给孩子们用。<sup>18</sup>玛戈特记得特兰吉利娜是非常迷信的:

家里有个大大的花园,里面有个小喷泉,青蛙会聚

集在喷泉周围……夜里听见青蛙叫,我外婆就会说:“那肯定是个巫婆;尼古拉斯在外面有女人,她把巫婆弄我这儿了。”外公听了就会到工作间去把钳子烧得通红,然后用钳子逮住可怜的青蛙,把它弄死。<sup>19</sup>

有意思的是,这个小故事说明,特兰吉利娜的迷信也是别有用心,她知道丈夫在外面拈花惹草,才会这样说(后面我们还要提到这个话题)。在这个小故事里,她其实是借用迷信,间接斥责丈夫不守规矩。外公把惹祸的“巫婆”给杀了,这正好说明我们的解释相当到位:他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的婚外情悔罪。这是两人之间借用迷信语言建立的责罚惯例。

根据马丁对马尔克斯外公的描述,“小加博出生时他 63 岁,像他妻子一样长着一副欧洲人的模样,中高个儿,身材粗壮,宽宽的额头,头上已经开始谢顶,蓄着浓密的小胡子,戴一副金边眼镜,当时他右眼已经因青光眼而失明。他通常穿一身洁白无瑕的热带西装,戴一顶巴拿马帽,系色彩鲜艳的吊裤带”<sup>20</sup>。外公特别疼爱加博,对他有求必应。加博想要什么,外公就带他到家对面的铺子里去买,简直就是“家里的小王子”<sup>21</sup>。

我们可以猜测,小加博最早是在这个时期,意识到外公的大家庭里有非婚生子女。加博在外公家的一些生活片段就好像一片沃土,使他后来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得以开花结果。比如到对面联合果品公司商店去摸冰的故事,还有他外公经常给他讲

的千日战争<sup>①</sup>，外婆的鬼怪故事等等，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不过我要证实的是，马尔克斯上校生活中所暴露的双重人格，是加博早期和晚期小说的另一个根源。马尔克斯上校在千日战争中曾经立下战功，是阿拉卡塔卡镇长兼财政官，在阿拉卡塔卡属于上流社会，家境富裕、享有声望，但是他依然拈花惹草，生下的私生子至少九个，甚至可能有十九个（很可能是十二个）<sup>22</sup>。外公似是而非的双重形象将会对马尔克斯的作品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从隐喻的意义上看，婚外家庭是合法家庭的重影，两个家庭如同镜像，都有老大和幺娃，前者解构后者的合法性。在哥伦比亚，私生子被称为“自然的孩子”（*un hijo / una hija natural*），这说明婚外家庭有其自然性，相对而言，合法家庭是文化构建，前者削弱了后者的地位。婚外家庭是神秘的，这是其重要特征之一；“自然的孩子”从定义上就脱离了现代社会身份认定的理性范畴和实际操作，他们通常没有受洗礼，有时不随父姓，俨然是大自然的产物而不是生于其父，他们处于社会边缘，甚至被人遗忘。考虑到这一点，尼古拉斯的私生子中，至少有三个至今不知姓甚名谁，也就不足为奇了。马尔克斯家里人人都知道尼古拉斯确实还有三个私生子，但是，他们并不被社会承认，而是像幽灵一样在阿拉卡塔卡的这个合法婚姻家庭周围飘荡。马尔克斯告诉他的哥伦比亚传记作者达素·萨尔迪瓦，每当外公的私生子出现在阿拉卡塔卡（通

---

<sup>①</sup> 千日战争（1899—1902），哥伦比亚建国初期保守党与自由党之间进行的历时千余天的内战。在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死亡人数接近10万，国民经济几近崩溃，同时导致美国插手巴拿马运河事务，造成巴拿马逐渐脱离哥伦比亚。1902年10月24日，旨在结束战争的尼尔兰迪亚和平条约签订，但是直到当年11月21日，双方在美国威斯康星战列舰上签署和平条约，战争才正式宣告结束。译者注。

常是在圣诞节期间),特兰吉利娜总会把他们领进家门。<sup>24</sup>

在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期的小说创作,尤其是《百年孤独》中,婚外家庭及其子女是意义重大的主题。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对拉美社会非婚生现象作出评价。在殖民时期,拉丁美洲纳妾和私生子的现象比同时期的欧洲要普遍得多,<sup>25</sup>以至于有批评家称之为“当地特有的流行病”<sup>26</sup>。在殖民时期的波哥大,非婚同居(*Barraganía*)十分普遍,<sup>27</sup>同居关系生下的孩子,可以随父姓,可以获得合法婚生的身份,也可以继承财产。<sup>28</sup>尼古拉斯·马尔克斯上校和特兰吉利娜·伊瓜兰 1885 年在里奥哈查结婚,虽然没有当地的相关统计资料,但是可以参考 1892 年附近一个叫作巴兰基亚的城市的资料。据巴兰基亚教区档案记载,当年接受洗礼的孩子里,80.6%是“自然的孩子”,18.6%是婚生子女。<sup>29</sup>教区记录还显示,同年在教堂举行婚礼的新婚夫妇中,更多的是已经有一个非婚生孩子的。<sup>30</sup>这样看来,如果尼古拉斯·马尔克斯婚前有私生子,也应该是正常的。事实也确实如此,在娶特兰吉利娜为妻之前,他已经与阿塔格拉夏·巴尔德布兰科斯生了两个孩子。<sup>31</sup>根据相同资料,巴兰基亚上流社会还有一个普遍现象:婚后拥有与情人(*querida*)一起组成的“第二家庭”(*queridazgo*)。<sup>32</sup>

尼古拉斯·马尔克斯上校有一段时间生活在巴兰基亚。他与特兰吉利娜有三个子女(其中一个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母亲路易莎·桑蒂阿加,另外两个是胡安·德迪奥斯·马尔克斯·伊瓜兰和玛格丽塔·米尼阿塔·马尔克斯·伊瓜兰),还有大概十二个“自然的孩子”,有些随上校的姓。<sup>33</sup>在我们审视尼古拉斯·马尔克斯上校家庭状况时,必须考虑到上面提到的文化语

境,因为这些因素能够告诉我们当时社会在这方面的宽容程度。虽然人们普遍接受“第二家庭”的存在,但尼古拉斯·马尔克斯上校显然还是超越了社会宽松的容忍度,他在一生中不同时期,不是与一个,而是与好几个情人生儿育女。他的孩子里,有十二个私生的,三个婚生的,这四比一的比例充分说明,他与不同女人生儿育女的兴趣是非同寻常的,几乎可以说他有“成吉思汗综合症”。在作家的自传里我们可以看到,年幼的小加博在外公的婚外情中扮演过非常有意思的角色:

我现在知道,外公黄昏出去遛弯儿的时候,是外婆一定要他把我带上的,因为她知道外公是在找借口去看他或真或假的情人。有时候,我也许充当了他的挡箭牌,不过他带我出去的时候,去的还真是我们说好的地方。但是,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天晚上我牵着别人的手,路过一户不认识的人家,看见我外公一副当家做主的样子坐在客厅里。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就被一种本能震住了,明白我必须替他守住这个秘密。<sup>34</sup>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马尔克斯家生活在阿拉卡塔卡的时候,那里真有点儿像一个开垦时期的美国西部小镇。20年代后期,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关闭之后,当地人没了工作,这直接影响了一直在阿拉卡塔卡主要街道上拉客的妓女们;她们没了挑选余地,为了抢生意不惜相互之间大打出手。<sup>35</sup>于是阿拉卡塔卡镇长决定,逮着在街上打架的女人就罚款。结果,罚款得来的钱足够建一座公

园。现在这座公园就在阿拉卡塔卡中心广场的教堂对面。<sup>36</sup>

除了特兰吉利娜想象出来的,后花园池塘里的“巫婆”,阿拉卡塔卡老家宅院里还有另外一个鬼魂:马尔克斯的外公 1908 年 10 月 19 日在巴兰卡斯与梅达多·帕切科·罗梅罗决斗,把对方给杀死了,<sup>37</sup>尼古拉斯上校后半生因此而懊恼不堪。<sup>38</sup>萨尔迪瓦详细记述了决斗的前因后果,<sup>39</sup>有些细节后来出现在《百年孤独》之中。例如,被问到他是不是杀了梅达多·帕切科·罗梅罗,尼古拉斯上校回答说:“没错,我杀了梅达多·罗梅罗;如果他起死回生,我还会再杀他一遍。”在《百年孤独》里,普鲁登希奥的鬼魂在马孔多的房子里现身时,何·阿·布恩迪亚对鬼魂说的话跟上校的话十分相似。<sup>40</sup>这件事让上校深受良心谴责,后来也感染了小加博。加博六七岁的时候,外公对他说:“你不知道一个死人有多么沉重!”<sup>41</sup>不可思议的是,多年之后的 1952 年 12 月,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小镇拉巴斯喝啤酒,过来一个高大魁梧的汉子,问他跟尼古拉斯上校有没有关系。马尔克斯说,他是上校的外孙,那人答道:“这么说,是你外公杀死了我爷爷。”<sup>42</sup>就这样,过去的鬼魂会在最不经意的时刻来到眼前。那人的名字是利桑德罗·帕切科,他和加西亚·马尔克斯捐弃前嫌,共同为他们死去的老人家干杯。<sup>43</sup>

外公年轻时亲历千日战争,他的故事让年幼的加博心驰神往。加博在自传里回忆,有一回看见外公腹股沟上的子弹伤疤,让他大为惊异。<sup>44</sup>有一天,五岁的加博告诉外公,他在联合果品公司的商店里看见像石头一样硬的鱼,外公告诉他,这些鱼被放在冰里,是冻鱼。接着外公带外孙去联合果品商店,让人打开冷冻



柜,给外孙看看冰是什么样儿的。<sup>45</sup>这段往事被富有诗意地放进了《百年孤独》,成为家喻户晓的故事。外公常常带着小加博在阿拉卡塔卡溜达一圈儿。马丁写道:“上校 25 年前参加过千日战争,他们出去溜达,最喜欢在星期四去邮局,看看有没有发放政府退役军官养老金的消息,可从来都是失望而归。这事儿给孩子留下深刻印象。”<sup>45</sup>这一细节最终被写入《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跟外公外婆一起生活,让小加博成了一个早熟的孩子。玛戈特记得,加博不像弟弟路易斯·恩里克那样调皮捣蛋,他从来不踢足球,也不像其他男孩子喜欢瞎胡闹。<sup>47</sup>他母亲路易莎说过:“小加博从小就老成,他知道那么多事儿,像个老头儿。是啊,我们都叫他小老头儿。”<sup>48</sup>加博的生活跟弟弟妹妹们有所不同,这使他显得早熟。其中决定性的因素也许是他经常可以听外公的朋友们叙述有关战争的故事:

小加博寸步不离外公,那些故事都让他给听去了。有一回,从西安纳加来了个客人,是一位跟外公一起参加过千日战争的老人家。加博跟往常一样全神贯注地听故事。他站在客人身边,家里人拖椅子过来给客人坐,椅子腿正好卡着小加博的鞋。他忍住脚上的不舒服,一声不吭地站在那儿,直到客人离开,因为他想:“如果我出声的话,他们就会知道我在这儿,会把我赶走。”<sup>49</sup>

听故事的强烈愿望能让这位未来的小说家忍着身体上的不适,只为了能够体验听故事带来的巨大享受。特别值得注意的